



積石文彙三

讀
記

書札

書後跋

題後

贈送序



積石文彙卷七日

讀史記萬石君傳

書荀子後

書荀子非十二子篇後

續書荀子性惡篇後

書揚子法言後

書文中子中說後

書鬻子後

續書老子後

書關尹子後

書文子後

積石文彙卷七日

書列子後

書管子後

續書管子後

書晏子春秋後

書墨子後

書管子後

書管子後

書管子後

書管子後

書管子後

書管子後



積石文彙卷七

震澤張履鼎父

讀史記萬石君傳

史記萬石君傳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
 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外矣甚惶恐詞若美
 建者張子曰此史公誦書也罪在蕭何矣不然孝坐雖用
 法嚴峻建迂謹當不至此何以言之蕭何著法刻深苛細
 凡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後世誤十爲百書蒐作
 蒐舉不免得罪皆自何作之俑也嗚呼非甚賢者將側足
 避罪之不暇復何有於國事此汲長孺之所以切齒於刀
 筆吏哉

積石文彙卷七

一

史記萬石君傳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
 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外矣甚惶恐詞若美
 建者張子曰此史公誦書也罪在蕭何矣不然孝坐雖用
 法嚴峻建迂謹當不至此何以言之蕭何著法刻深苛細
 凡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後世誤十爲百書蒐作
 蒐舉不免得罪皆自何作之俑也嗚呼非甚賢者將側足
 避罪之不暇復何有於國事此汲長孺之所以切齒於刀
 筆吏哉

積石文彙卷七

震澤張履鼎父

書荀子後注謹茲華賦以欲實人辭矣之語出四書格五

韓退之謂荀與楊大醜而小疵近郝氏懿行以荀卿爲醜乎醜而深有怪於退之語且謂推尋韓意豈以孟道性善荀道性惡孟氏尊王賤霸荀每王霸竝稱以是爲疵殆非知言云云案郝氏爲荀子補注自謂樂其書入而不能出宐其言之如此夫荀卿謂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稱五伯此甚與孟子合其它王霸竝稱郝氏謂因時無王降而思霸是也不足爲荀卿病獨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卽爲固非詐僞之謂然以性爲惡謂堯舜桀斷其性一則雖堯舜之性亦惡而猶謂之非疵何與且荀卿之疵更有可言者如謂君子樂於言而以括囊无咎无譽爲腐儒則慎

積石文彙卷七

二

言不足訓謂周公誰爲恭誰爲戒則敬勝不爲吉豈得謂非疵謂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則夸誕者復何似豈得謂非疵謂治法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則以書之典謨爲可廢謂便嬖左右者人主所以窺遠收眾之門戶牖嚮則以近習之耳目爲足恃謂日月會而救之天旱而雩上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則以聖王之禮制爲虛飾謂星隊木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則雖欲明人祆之可畏而適啟後人天變不足畏之邪說謂天下有道盜賊先變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柳加之以丹旣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爲樹琅玕龍茲華覲以爲實人猶莫之扣也則雖欲正

周平王時...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積石文集卷七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天子賜...

書荀子非十二子篇後

荀子非十二子篇後

荀子有非十二子篇謝氏本校云案韓詩外傳止十子無子思孟子此乃并非之疑韓非李斯所附益校者之意蓋謂荀氏儒者所非不當及二子雖然子思言天命之性孟子道性善而荀氏則曰性惡子思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王孟子亦屢稱堯舜而荀氏則云法後王是其悍然與三子立異久矣其非之亦何怪也且其辭亦與非斯不類出於荀氏無疑至韓詩外傳之非十子雖即本諸荀氏然櫟括其辭不盡與荀氏元文同又有范雎而無它蹕有田文莊周而無陳仲史鮑其所舉十子亦不盡與荀氏合今案它蹕無攷陳仲史鮑蓋韓氏所不欲非者

外傳卷七述史魚事而曰

積石文彙卷七

四

生以身諫外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故易以田文莊周然則其不及子思孟子亦韓氏削之耳豈得據此為荀氏不非三子

之證哉凡儒者立說是非不當繆於聖人史鮑之直夫子稱之而荀氏與陳仲史鮑竝舉譏其忍情性綦裕利政苟以分異人為高欺惑愚眾其不苟篇又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鮑不如盜也視莊周之齊曾史於盜跖又加甚焉昔韓退之謂荀與揚大醜而小疵嗚呼觀於此殆非小疵也

莊子在宥篇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鷺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又云下有桀跖上有曾史天地篇跖與曾史行

義有間矣然其失性鈞也

揚子法言君子篇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倪也

司馬溫公云音

義曰倪作括切可也至於子思孟子詭哉曰吾於荀卿與見同門而異戶也惟聖人爲不異

積石文彙卷七

而異戶也惟聖人爲不異

濤以演播至依于思孟等歸時固音然皆與與同

續書荀子性惡篇後應言主首以亦且言義為天不
余友王君研雲書荀子性惡篇後謂引它書證其失不如
還證之其言其言人之可以為禹也曰塗之人皆有可以
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又曰塗之
人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
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夫仁義法正非
所謂善乎其質其具非所謂性乎其可以知可以能可以
為禹非所謂性善乎履案王君所取證甚當獨怪荀子方
欲樹性惡之說何以忽自破之如此推其意豈不謂人之
質與具雖可以知仁義法正可以能仁義法正而非即仁
義法正猶埴可以為瓦而埴非即瓦木可以為器而木非

積石文集卷七

六

即器故不得謂之善乎雖然人性之於善不徒可以知可
以能而固有所謂良知良能故人性之善即荀子亦有不
能盡掩其實者本篇末引良弓良劍良馬為喻而曰夫人
雖有性質美而心辨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
之夫性質美而心辨知非善乎又證之解蔽篇云性之和
所生楊注和陰陽沖和之氣言人之性和氣所生老子萬物負陰
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莊子田子方篇陰陽兩者交通成和
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和乃生列子天瑞篇湯輕
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是專指人言之
淮南子精神訓煩氣為蟲精夫既以性為和氣所生而獨
無善乎王制篇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艸木有生而無知禽
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

貴夫此有義亦謂生而有之最爲天下貴卽天地之性人爲貴之意生而有義最爲天下貴而猶謂性非善乎禮論篇云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親至死無窮據此亦見性之本善而下云淫邪之人朝夕忘者乃習於惡之故而非其本性然也合此數說知性善之實雖荀子亦不能盡掩故余更備舉之以續王君所書之後云

案性惡本篇有云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似荀子本意不以朴資爲性而以離之者爲性則此所謂質與具殆亦不以爲性也故雖可以知可以能而性則不免於惡乎

積石文彙卷七

然前既云生而離之此又云塗之人皆有何也亦可見其說之不中於理遂不覺前後之自相矛盾耳其辭亦

而與之俱此雖云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辭亦本意不

案性惡本意蓋云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

其辭亦本意蓋云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

其辭亦本意蓋云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

其辭亦本意蓋云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

書揚子法言後

韓昌黎以大醇小疵定荀揚二子程子則云揚子無自得者蘇子瞻亦譏其以艱深文淺陋而司馬溫公顧獨好其書至欲躋之孟荀之上余嘗取其言分別觀之竊謂昌黎是也蓋揚子本襍於老其言性也善惡混至首篇之序乃云天降生民倥侗顛蒙恣乎情性聰明不開試以烝民詩衡之揚子之不得爲知道明矣餘如以行與教分等差謂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謂禮難故強世皆非也其尤繆者謂聖人詘身將以信道不知身者道之質未有身詘而道能獨信者也凡揚子說之可疵多經前人指摘者如此雖然謂其槩無所自得盡屬淺陋則殊不然試更略舉之如

積石文案卷七

八

或云人羨久生將以學也曰學不羨問仙曰有與無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曰習非勝是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曰顏氏之樂也內紆紫懷金之樂也外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曰由於情欲人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謂之伎凡此不謂之大醇不可也然取其書與荀子相較則其精神力量卽有所不逮況於孟子哉若篇末諛蓉之言雖非以求富貴要亦畏禍之心勝以至於此嗚呼其可惜也夫

朱子云雄之學似出於老子

千禧年開云

書文中子中說後

文中子隋書無傳唐書王績傳云兄通隋末文儒也聚徒

河汾間倣古作六經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

書不顯惟中說獨存案今元經猶存疑出阮逸偽撰余案前人之論中說

者多矣今觀其書有可削者數端揚雄非聖人而作經諸

儒譏其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通續經既非其任而又屢

自稱詡不置徒令人生厭空削一比董常於顏子隱以孔

子自居而推挹之者曰三才五常各得其所曰河圖洛書

盡在是矣曰載造彝倫一匡皇極曰三才九疇屬布衣也

曰夫子之道行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也其夸誕如此

空削二貞觀諸將相房杜李魏王陳二溫悉以廁弟子之

積石文彙卷七

九

列臆氏据李德林關朗薛道衡事以斲其皆妄空削三臆氏

讀書志通生於開皇四年而德林卒於十一年通適八歲

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嘗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

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蓋一

百七年矣而其書有問禮於關子明薛道衡仁壽二年出

襄州仁壽四年始到長安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

用此推之則以房杜為門人抑又可知也○又容齋續筆

稱薛收李靖杜淹事張湜雲谷襟記薛收事茲不具錄

○履案關朗之為魏太和中人通之門人及其子必非不

知其意蓋以朗擬老子百老子之壽或云凡中說之言及

二百餘歲則朗年相去之久未為過也
與門人問答既多似論語乃至夫子平生所遇之人亦輒
擬其人以擬之如蒲關吏陸逢龍門關吏仇璋則儀封人
也汾亭釣者則閻磬之荷蕢也夏城牧豕者則耦耕之沮
溺也北山丈人則微生畝也獨河上丈人未知於論語何
屬百凡此皆子虛空削四宋潛溪云江都之變通不得聞而書有迄然而與之言○案大

業十四年煬帝被弑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難作此事不足据又書後附文中子世家世家託杜淹撰乃稱通妻為

先夫人問禮於關子明亦見世家房魏論禮樂關朗豫知有達人人生事達人亦疑及東

泉子荅陳叔達書東泉子必不妄持世家與叔達令編入

簡之無字可信者竝空削去而於是通之學可得而論蓋

通於道之太原不能無蔽故每涉於老莊其甚者至謂三

教可一佛為聖人然猶能絕長生神仙之說其論學有曰

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

乎義問仁曰五常之始也問性曰五常之本也其論治有

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牧守屢易無

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

積石文彙卷七

已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名言至論往

往而在其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

自歐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

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問無師無

傳可乎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傳又

不可廢也此則千古曠識為揚董所不能道論易曰天地

之中非它也人也亦得治易要旨嗚呼以通之所見乃不

關

又書詩訓文中子世案世案夫人問禮於關子明亦見

又書詩訓文中子世案世案夫人問禮於關子明亦見

又書詩訓文中子世案世案夫人問禮於關子明亦見

書鬻子後

班史藝文志道家有鬻子二十二篇小說家又別出十九篇今所傳僅十四篇又皆寥寥短章宋氏濂謂經漢儒補綴非完書又据昔者文王問於鬻子之文謂非熊自著余案熊爲文王師年旣老矣而書中述魯周公事亦稱昔者其爲非熊自箸審矣篇首三稱政曰題又或稱五帝三王傳政或稱禹政湯政魯周公政蓋熊書或道它事而此其論政之言故以政曰標之宋氏疑政爲其弟子之名者非也葉少蘊疑鬻熊文王所師不知何以名道家今熊書絕不存道家語而列子往往述其說如天瑞篇鬻熊曰運轉亾已天地密移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黃

積石文彙卷七

七

帝篇鬻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力命篇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楊朱篇鬻子曰去名者無憂如此類語乃真老氏之旨班氏殆据此以列入道家者然列子所載恐未足盡信也

續書老子後
老氏與儒本原不同老之見由虛無來而儒之教以實理
立故韓昌黎云其所謂道非吾所謂道其所謂德非吾所
謂德推之其所謂一所謂中所謂物皆非吾所謂一與中
與物也雖然其言則固有與吾儒合者今試取其同於易
者如曰功遂身退天之道乾上九知進不知退所以爲亢
也曰自勝者強曰強行者有志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曰
聖人後其身而身先所謂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曰天
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也曰善用人
者爲之下所謂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昔邵子謂老氏得易
之體余謂若得易之體則與吾儒一矣老氏正得易之用

積石文集卷七

七

一二百其餘有與論語同者夫子稱舜無爲稱天何言而
老氏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夫子教人慎言而
老氏曰多言數窮夫子戒得而老氏曰知足不辱夫子惡
驕奢不爲已甚而老氏曰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夫子謂仁
者必有勇而老氏云慈故能勇夫子慎於戰而老氏曰禍
莫大於輕敵曾子謂顏子有若無實若虛而老氏曰太盈
若沖有與大學同者大學由修身齊家以致平天下而老
氏曰修之於身修之於家修之於國修之於天下大學言
好惡同民而老氏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有與中
庸同者中庸言君子之道淡而不厭而老氏曰道之出口
淡乎其無味有與孟子同者孟子言不耆殺入者能一天

下而老氏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孟子以趙孟所貴賤爲非
賈貴而老氏曰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其同於儒者又
如此所謂靜爲躁君亦卽周子之主靜也夫老子雖有與
儒同而窺其意所從出往往有公私之別至其異者尤多
不可設於心國家用之亦適成漢以下苟且之治其甚者
如不尙賢以百姓爲芻狗之類乃足以致喪亂然則五千
言者其亦慎擇之哉

積石文彙卷十

三

言者其亦慎擇之哉

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其同於儒者又如此所謂靜爲躁君亦卽周子之主靜也夫老子雖有與儒同而窺其意所從出往往有公私之別至其異者尤多不可設於心國家用之亦適成漢以下苟且之治其甚者如不尙賢以百姓爲芻狗之類乃足以致喪亂然則則五千言者其亦慎擇之哉

書關尹子後

前儒謂關尹子已亡此爲僞書良是余案莊子天下篇稱
關尹老聃爲古之博大真人其述關尹之言有曰在已無
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
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夫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列子仲
尼篇無芴乎以下而辭加詳焉今關尹子三極篇所載與
莊子同蓋取自莊不取自列也列子黃帝篇又有列子問
關尹莊子達
生篇同力命篇有老聃語關尹說符篇有關尹語列
子列子學射而中請於關尹子凡如此類雖未必皆實要
可以補關尹子若此書乃舉後世道家怪誕之術盡見於
文如七釜篇所述其惑人豈不甚哉雖然書則僞矣而其

橫石文彙卷七

十四

辭時若有可取者如曰無一物非天人皆可曰天曰聖人
之道以仁爲仁以義爲仁以禮以知以信爲仁仁義禮知
信各兼五者曰能克己乃能成己曰能勝物乃能利物皆
儒家精語也曰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
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曰能周小事然後能
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亦通於治道之言余獨
惜作者非槩無所見而誤入異學特假儒言以爲之文其
用意抑何左與禮記
其禮各異其
禮各異其禮
各異其禮
呂覽不三篇關尹貴清高誘注關尹關正也名喜作道
書九篇能相風色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箸

書文子後

文子後漢書文子九篇云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然稱

班史藝文志有文子九篇云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然稱

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或謂文子卽范蠡師計然平王者

蓋楚平王也今書十二篇與唐志及柳子厚所稱同子厚

謂此書指意皆本老子然渾而類者少竊取它書以合之

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疑人之增益或爲聚斂而

成之黃氏東發亦謂是僞書以相坐之法滅爵之令皆秦

事爲證余嘗觀其上禮篇云兼國有地伏尸數十萬春秋

時用兵無至數十萬者至戰國始有之云賢聖勃然而起

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輔佐淮南子有有能二字除刻削之法去

煩苛之令頗疑爲此言者爲漢初學老氏之徒及取淮南

積石文案卷十

子讀之乃知此十二篇者皆襲淮南子淮南子秦族訓云

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吳起爲楚滅爵祿之令滅爵非秦

事也上禮篇所云亦覽冥訓文彼云當今之時天子在上

位其所稱天下混而爲一以下指漢事也此易以賢聖勃

起而託諸老子矣矣其它淮南子所引諸人之說如道應

訓齧缺被衣狐邱丈人孫叔敖白公孔子中山公子侂詹

子之問荅史佚之對成王詹何之對楚莊輪扁田駢之對

齊君惠盎之說宋康李克翟煎之對魏堯魏惠道應訓所引亦不止

此今不往往與莊列呂覽諸書同此或改作孔子問而魏

盡舉改蓄缺被衣問或文子問而老子荅改白公見魏

子荅改荅見道原篇或文子問而老子荅改白公見魏

篇改成王史佚楚或改人所對作老子語改輪扁見上仁

莊詹何見上仁篇

見道或并兩人問答及淮南子斷語作老子一人之辭并

德篇或并兩人問答及淮南子斷語作老子一人之辭并

邛丈人孫叔敖語見符言篇并中山公子伴

詹子語見下德篇并田駢淮南語見微明篇餘亦盡襲淮

南子且刪其所徵引事實而割取其論說又顛倒其句減

易其字移置其文之前後以迷閱者之目而自來讀是書

者亦遂不悟其所從出雖以子厚之精辨其辭亦尙疑而

未定至宋潛溪諸子辨及周氏涉筆略見文之多同淮南

則又不加深攷而反謂淮南子多本文子豈不過哉淮南

訓引老子之語既標明老子曰無又改老子語

託之諸人之事且所引姓名見於它書不可誣也余竭數

日之力逐篇勘對取淮南子元文之異者注於行間又悉

著所襲淮南篇名於其上其不在淮南子者十不及一二

亦裸襲諸子傳記之言所自爲說者蓋無幾矣書既如此

橫石文彙卷七

而所謂文子其人者可置之不辨云

畢氏沅呂氏春秋新校正序云今道藏中文子十二篇

淮南書前後采之殆盡間有增省一二字移易一二語

以成文者類皆當時賓客所爲而淮南王又不暇深攷

與○案此亦以淮南子爲襲文子皆未加深攷之故畢

氏又謂呂氏春秋采老子文子之說不一而足此尤非

也蓋淮南多襲呂氏而文子襲淮南耳呂氏時未有偽

文子豈得反云采文子

墨子畢序司馬貞案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

弟子問於墨子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案文子自當

有其人而文子一書則僞也

書列子後漢書列子後漢書列子後漢書列子後
柳子厚謂列子書多增竄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其稱夏
棘狙公紀消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余嘗合二書
讀之而知子厚之言非也何則莊子周自箸者也列子其
徒為之者也莊子文辭之妙獨有千古其中亦有增竄便
覺不類列子文工拙互見而其同於莊者輒工以是知為
列子者多襲莊惟莊子讓王等篇既屬屢作其中所述鄭
子陽遺列子粟事當取諸列子耳子厚既知列子書多增
竄而於莊列同處獨謂莊周放依列子過矣列子首篇述
黃帝書谷神不舛之說見於老子老子必非蹈襲前人者
老子不稱黃帝書而列子稱之蓋老子之後依託黃帝為

積石文彙卷七

七

書者襲老子語入其中列子之徒遂謂老子語出於黃帝
子厚之見亦猶是已雖然列子書亦多微旨其說之粹者
如云人肖天地之類班史刑法志序類作類疑懷五常之
性見楊朱篇云生無所息見天瑞篇是仲尼告子真語云
是楊子語荀子大略篇同而說較詳云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天瑞篇引理無不舛而以薪久生可
乎亦楊朱語云無處無氣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天瑞篇一

體之盈虛息消皆通於天地應於萬物周穆王篇皆在可取劉
向序譏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至力命篇一推分命楊
朱篇惟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言子厚則謂楊朱
力命疑本楊子書余以楊朱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乃貴
生之術若如楊朱篇所述恣情從欲之事不徒誤惑人適

足以自害其生耳謂是列子意則誣列子謂楊朱之道如是亦誣楊朱矣子厚獨不加辨正何與

劉向以列子爲鄭繆公時人柳子厚据說符篇鄭子陽遺列子粟知列子與子陽同時爲鄭繻公時人然莊子德充符篇稱子產師伯昏無人呂覽下賢篇稱子產相鄭往見壺邱子林而列子師壺邱子友伯昏無人則列子乃與子產同時列子黃帝篇又稱列子問關尹說符篇又有關尹謂列子列子請於關尹子關尹子爲老聃弟子亦正當子產時子產卒於鄭釐公五年下逮繻公二十四年鄭殺子陽其百年矣而列子載子陽遺粟事豈列子得養生之術不可以眾人年壽計與抑子產師

積石文彙卷七

六

伯昏無人見壺邱子及關尹列子相語皆非其實與又或子陽遺粟本出莊子讓王偽造之說列子之徒取以入書而不足据與因子厚之辨聊記所疑如此

余旣反柳子厚說謂列子多襲莊今舉二書之同者詳列之如左 列子天瑞篇子列子適衛從者見百歲髑髏至萬物入於機出於機見莊子至樂篇中間較莊子有所增益而案之上下詞義似不倫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至胡可得而有邪見莊子逍遙游篇 黃帝篇列姑射山有神人吸風飲露不食五穀亦見逍遙游篇而莊文殊勝 列子乘風而歸亦見逍遙游篇 列子問關尹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至物莫之能傷

也見莊子達生篇 列禦寇爲伯昏瞀人射至爾於中
也殆矣見莊子田子方篇 倉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
至故其殺之逆也見莊子人間世篇 顏回問仲尼吾
嘗濟乎澗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至重外者拱內見莊
子達生篇拱當依莊子作拙 仲尼適楚見痾僂者承
痾亦見達生篇 有神巫季咸自齊來至壹以是終見
莊子應帝王篇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
至何相孰也見莊子列禦寇篇 楊朱南之沛至舍者
與之爭席矣見莊子寓言篇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
至安往而不變者見莊子山水篇 狙公贖茅朝三暮
四朝四暮三見莊子齊物論篇 紀渚子爲宣王養鬪

積石文彙卷七

九

雞至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見莊子達生篇 周穆王
篇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見莊子大宗師篇自
忘莊作無憂二句亦上下互易 湯問篇冥靈大椿鯤
鵬見莊子逍遙游篇 力命篇管夷吾至勿已則隰朋
可見莊子徐無鬼篇 說符篇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
至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見莊子讓王篇

列子書又有與晏子春秋墨子荀子韓非子呂覽同者
而呂覽尤多呂覽本集眾說成書其多出於列子無足
怪而文義反有勝於列子者如列子黃帝篇惠盎見宋
康王至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中間或併省其辭呂

書管子後

管子書非仲自著其爲言也裸或謂經言爲仲作餘皆後人所附益然經言亦不盡出於仲而經言之外亦未嘗無仲之說出其中綜而舉之有道家言有兵家言有農家言有法家言有名家言有權謀家言又有極瑣鄙不可以名家者班志列入道家隋唐志列入法家蓋各舉其一端而已余嘗觀三代以下名世半出黃老老氏久爲周柱下史而仲曾至周室豈其蚤聞老氏緒論與抑後之道家者流竄入之與未可知也致霸不外富強兵農爲仲本術然云勝敵有理云城郭溝池不足以固守兵甲強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眾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此非

積石文彙卷七

三

凡爲富強者所能言以爲出於仲可也輕重諸篇惟輕重斂散及積貯說爲可用故班氏取之其餘巧詐之術乃有桑孔所不道者其非出於仲必也理天下國家不能廢法管子言法有云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云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此極也而民母可與慮害已者此與申韓何異云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推而戰之民不敢變其外蓋束縛之馳驟之如牛馬然亦不仁甚矣其非出於仲必也云法出於禮刑罰不足以興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此又非凡爲法者所能言以爲出於仲可也抑仲所致者霸也然其言則有王霸同道者亦有純乎王者仲蓋能言之而不能充之至其說之最精者

曰敬百姓夫知百姓之當敬覺畏民之說猶爲淺矣恐非仲所能見及殆古之遺言而仲述之爲管子書者從而著之與昔夫子大仲之功而小其器至孟子遂以仲爲不足爲然管子論用人之道關帝山林梁澤之政與孟子同云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未有不能服人者也亦與孟子同然則管子之術霸術也管子書之言不皆霸術也讀管子者亦慎擇之而可矣

積石文彙卷七

管子書之辭多與孟子同然則管子之術霸術也管子書之言不皆霸術也讀管子者亦慎擇之而可矣

續書管子後

管子心術內業不過道家之旨而心之中又有心一語致爲精奧注謂動亂之心中又有靜正之心說者謂心中之心卽性宗也解此則人心道心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了無疑義矣何則心之中又有心卽性之中又有性知心中之心則本心明而在外動亂之心不足以爲心也知性中之性則本性明而在外者欲之性不足以爲性也後儒徒斷斷於心之無二與性之無二曷察於斯言哉

積石文彙卷七

三

孤獨疾病窮困皆得其所誠能如是民之生其時者何其幸與又愛小匡篇士農工商不令裸處之法如士處閭燕一段使天下之士皆然則氣習焉得不厚講論焉得不精而友朋之樂亦莫過於此矣然竊意此法惟行於立國之初民居未定之時若其裸處已久恐未可一旦互易其居致滋紛擾也管子是說亦自見其經畫則然而未必果能行於其時與心之中又言心昭於之中又言動於心之中

心昭於衆也輪出眼人心獸心靈野志動稟黃之計

禽獸與土雷博讀之心中心又言樂玉之心類音類心

管子心術內業不思欲察之言而心之中又言心一

附書管子後

書晏子春秋後

曰昔昧人出習音盜竄以惡殺諸君

柳子厚疑晏子春秋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斂久喪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鬼神非儒明鬼又出墨子爰列入墨家孫氏星衍序此書則謂晏子尚儉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者其居晏植子之喪盡禮亦與墨異柳子說為非余案晏子內篇惟多尚儉之說其餘未嘗如柳子所云景公問晏子條不事驕行而尚阜條和同之辨卻與尚同意異圍于入納女於景公條古有明君非不知繁樂以為樂景公問晏子條繁子樂省平治槐條繁鐘鼓之樂景公問晏子條繁子樂省平治則東郭牙侍此皆與非樂意相近若景公之變委嬰子外條為鐘則在所當諫不必墨氏意也景公之變委嬰子外條斂以不失喪送外不失哀即畢斂不留生事棺柳未余不以害生着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云云亦為景公厚愛之哀言之耳景公疥且瘡條明視不勝詛楚巫微條明棄

積石文彙卷七

重

賢用巫之失齊大旱條明禱祠之無益景公問晏子條言祈禱之為逆皆與墨氏尚鬼旨異景公問晏子條從政逆鬼神晏子使晉條畏禍敬鬼神語並無疵惟景公舉兵將伐宋言宋之先湯與伊尹景公敗於梧邱晉五大夫二條為近說鬼然傳記之言鬼神獨外篇晏子沮爾稽之封及者多矣豈皆墨氏之徒為之

譏鞠語以下數節其文竝出墨子非墨氏之徒而誰為之然晏子書非成於一手据一二節之墨而入之墨家固不可也成書既非一手故雖經劉向刪定尚多複重且疑有本是一事而記者異其辭如傷槐斬竹斷楸圍人殺馬燭鄒亾鳥野人駭鳥及大臺長康作歌罷役逢於阿盆成括請合糝公宮之類又如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有嬰十其日未十其夜語晏子既諫大臺之役而又執扑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益廬以避燥溼君為一

書墨子後

墨氏說如甘井近竭招木近伐微涉於老備城門諸篇則兵家言也堅白同異白馬非馬之辯亦出於其中皆不論論其所以爲墨者墨子兼愛孟子庠爲無父荀子亦謂其有見於齊無見於畸且於非樂節用節葬之累千百言余謂墨子非樂乃非當時淫樂不非古也可以無譏其它說亦往往主於救時然言兼愛而謂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夫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卽愛其親若人之親矣旣夷其親於人之親因以嬰兒之慕父母爲愚而儒者之知無以賢於嬰兒子此非喪心不忍出諸口孟子以無父庠之宐矣言節用而謂堯飲於土銅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爲

積石文彙卷十

五

言節葬而謂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則荀卿所非尙功用大儉約而僂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厚生薄殯以倍叛之心事親至比於刑餘罪人又宐矣抑不獨此也其明鬼尤近語怪甚且信杜伯莊子儀殺君報怨之事其害又將至於無君雖然墨氏之道經孟子解而闢之荀卿又非之亦旣息矣其託諸堯舜禹託諸法夏亦無信之者矣獨陽湖孫氏星衍乃力主張其說以爲節用明鬼兼愛節葬皆夏法引夫子之稱禹及尸子韓非子顯學淮南要略高誘注齊俗爲證試思夫子稱禹有如墨氏言乎韓非稱墨者之葬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不調是禹法

莊子天道篇亦謂墨子獨生不歌臥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不可以爲聖人之道

謂禹法者尸子

耳要略雖謂墨氏用夏政然其稱禹僅云節財薄葬故開服生焉閑服未知何解齊俗則頗譏墨氏三月之服絕哀迫切亦惟高誘注以爲夏后氏禮耳夫三代禮制雖有損益大體不變孟子稱中古棺七寸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子啟而謂禹之制桐棺三寸服喪三月果何所据乎尸子淮南子高誘之言果足引以爲据乎孫氏而墨則已孫氏而欲自列於儒也謂當辨正其妄顧乃從而附會之蓋近日所謂博學工攷据家其議論往往如此不獨孫氏也夫豈非人心世道之憂與然則墨氏之言無有是者與韓昌黎亦謂孔墨必相爲用何與曰墨氏固有是者而不勝其非之害也昌黎讀墨黃氏東發已辨之余謂此昌黎少

積石文集卷七

美

作非定論也觀其與孟簡書可以見矣

昌黎亦謂及墨者謂禹則禹則墨曰固言墨者答與韓夫豈非人心世道之憂與然則墨氏之言無有是者與韓昌黎亦謂孔墨必相爲用何與曰墨氏固有是者而不勝其非之害也昌黎讀墨黃氏東發已辨之余謂此昌黎少作非定論也觀其與孟簡書可以見矣

用夏政然其稱禹僅云節財薄葬故開服生焉閑服未知何解齊俗則頗譏墨氏三月之服絕哀迫切亦惟高誘注以爲夏后氏禮耳夫三代禮制雖有損益大體不變孟子稱中古棺七寸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子啟而謂禹之制桐棺三寸服喪三月果何所据乎尸子淮南子高誘之言果足引以爲据乎孫氏而墨則已孫氏而欲自列於儒也謂當辨正其妄顧乃從而附會之蓋近日所謂博學工攷据家其議論往往如此不獨孫氏也夫豈非人心世道之憂與然則墨氏之言無有是者與韓昌黎亦謂孔墨必相爲用何與曰墨氏固有是者而不勝其非之害也昌黎讀墨黃氏東發已辨之余謂此昌黎少

積石文彙卷八目

憲澤張履周文

書子華子後

書尹文子後

書鶡冠子後

書公孫龍子後

書鬼谷子後

書呂氏春秋後

書淮南子後

書周子太極圖說後

書大雲山房文後

書松陵獻集章日烜傳後

積石文彙卷八目

一

書葉雲素先生廬墓記後

書葉貞女傳後

唏髮集跋

唐灝儒荅親社約跋

金氏世德記跋

南池唱和集跋

寒籽授經圖跋

鋤經圖跋

自題四子義後

書子華子後

積石文彙卷八目

積石文彙卷八

震澤張履鼎父

書子華子後

子華子三卷論者以爲僞書而呂覽貴生先己誣徒明理知度審爲六篇竝引子華子說自知度以上所引悉見今書字句微有不同呂所引後每有申釋之辭如貴生篇引全生爲上虧生次之其次之迫生爲下而云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尊生卽貴生明是呂氏自解名篇之義今書去此二語而以所謂全生者以下至篇末凡二百言竝作子華子語而稍刪節之亦誤讀呂氏書矣其它篇亦有然不悉舉也至審爲篇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云云亦見莊子讓王篇其文絕類國策而此書獨不載殆以

積石文彙卷八

一

子華子與孔子同時不當昭釐之世故去之與余竊謂今子華子書誠僞然呂覽旣屢引之則固有其人且有其書据其見昭釐侯則爲戰國時人以孔子所遇程子當之且爲之造名曰本者附會之說也高氏誘注呂覽云子華子古體道人若卽程子名本則高氏不應不知而疏漏乃爾此可斷矣

此可斷矣
子華子後
子華子三卷論者以爲僞書而呂覽貴生先己誣徒明理知度審爲六篇竝引子華子說自知度以上所引悉見今書字句微有不同呂所引後每有申釋之辭如貴生篇引全生爲上虧生次之其次之迫生爲下而云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尊生卽貴生明是呂氏自解名篇之義今書去此二語而以所謂全生者以下至篇末凡二百言竝作子華子語而稍刪節之亦誤讀呂氏書矣其它篇亦有然不悉舉也至審爲篇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云云亦見莊子讓王篇其文絕類國策而此書獨不載殆以

書尹文子後

尹文子据莊子天下篇所稱殆老而墨者而班志列入名家今讀其書雖以大道名篇以仁義禮樂與名法刑賞並論而言名爲多豈始老繼墨而卒入於名與班志尹文子僅一篇呂覽正名篇高誘注亦云作名書一篇而此爲上下二篇豈卽一篇而分之與班志謂說齊宣王先公孫龍今書中無說宣王事獨見於公孫龍子呂氏春秋而馬氏意林所采亦不見於篇豈尚有逸文與宋氏濂以仲長統之敘爲後人依託并疑此書余案宋說良是蓋不獨意義殊淺不稱莊子所云卽其文亦非周末諸子也以見侮不辱禁暴息兵救民之鬪爲仁君之德雖與莊子合而無所推闡不如墨子之

積石文彙卷八

二

非攻爲足以自達所見蓋依託者授莊子語入之以冀取信於後世而尹文子之亾蓋已久矣不詳其姓名與世

文蓋豈尙存乎與宋因濂以仲長統之敘爲後人依託

面代之與班志謂說齊宣王先公孫龍今書中無說宣王

而此爲上下二篇豈卽一篇而此爲上下二篇豈卽一篇

本今應其書雖以大道名篇以仁義禮樂與名法刑賞並

論而言名爲多豈始老繼墨而卒入於名與班志尹文子

書尹文子後

書鵝冠子後

韓昌黎稱鵝冠子樸黃老刑名而頗有取於其辭至柳子厚則庶為偽書用賈誼鵬鷖以文飾之又以太史公伯夷列傳引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外權稱賈子不稱鵝冠子為據余案班志道家鵝冠子僅一篇而昌黎所見乃有十六篇此陸氏佃解本又益以三焉其為偽書信矣獨未知班志所稱一篇者已亾之與抑猶存乎十九篇之中與若子厚意直以為無鵝冠子書亦非也又案班志從橫家有龐煖二篇兵權謀家亦有龐煖三篇今龐煖書未見而此書世賢篇卓卓即悼从省襄王問龐煖蒼靈王篇蒼靈王問龐煖煖或作煖與蒼靈王問荅既兵事所云用計謀者燄

積石文集卷八

三

惑敵國之主使變更淫俗哆恭恭似暴之譌橋恣挾陰險之術以傾人國亦正與從橫權謀家合豈即班志所稱龐煖之篇而竄入鵝冠子與又有龐子與鵝冠子問荅凡五篇而近迭兵政二篇皆論兵所謂龐子者復何人與不可攷矣

歐陽志謂每一篇皆曰亾之與抑猶存乎十九篇之中與十六篇此陸氏佃解本又益以三焉其為偽書信矣獨未知班志所稱一篇者已亾之與抑猶存乎十九篇之中與若子厚意直以為無鵝冠子書亦非也又案班志從橫家有龐煖二篇兵權謀家亦有龐煖三篇今龐煖書未見而此書世賢篇卓卓即悼从省襄王問龐煖蒼靈王篇蒼靈王問龐煖煖或作煖與蒼靈王問荅既兵事所云用計謀者燄惑敵國之主使變更淫俗哆恭恭似暴之譌橋恣挾陰險之術以傾人國亦正與從橫權謀家合豈即班志所稱龐煖之篇而竄入鵝冠子與又有龐子與鵝冠子問荅凡五篇而近迭兵政二篇皆論兵所謂龐子者復何人與不可攷矣

書公孫龍子後

莊子稱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同時如鄒衍樂正子輿輩皆嘗非之然卒無以息其辯惟孔穿論臧三百平原君謂穿理勝於辭戒龍勿復與穿辯而龍持白馬非馬之說穿猶無以應也余覽龍書今存六篇徒弄口舌一無實義正可置之不辯以不辯辯之則莫如韓非子韓非子云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白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過關則顧白馬之賤故藉之虛辭則能勝一國攷實按形不能謾一人快哉斯言亦法家之長技也白馬非馬本公孫龍說兒說者其龍之徒與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

積石文彙卷八

四

歲正義引莊子云堅白之談也。案談堅白之公孫龍與趙平原君同時潮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至赧王十七年爲趙惠文王元年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君已越百七十九年矣而謂卽孔子弟子不亦繆乎

非云云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白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過關則顧白馬之賤故藉之虛辭則能勝一國攷實按形不能謾一人快哉斯言亦法家之長技也白馬非馬本公孫龍說兒說者其龍之徒與

書鬼谷子後

柳子厚譏鬼谷子險鑿峭薄矣言亂世學者空不道來氏
鶴亦譏其教人詭給激許揣測檢狎之術而高似孫取其
世無常善事無常師及其逸文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
則寡累知命則不憂等語余竊鬼谷子誠所謂譎觚者也
席之者是若其辭之可取則更有出於高氏所舉之外者
如云以德養民猶艸木之得時以仁化民猶天生艸木以
雨潤澤之積德也而民樂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
道之不知其所以然此治道之極也云己自知而後知人
此用明之序也云知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
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

積石文彙卷八

五

天下之目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之目視

六語亦見管子九首篇此取善之要也云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

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知者達於數明

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此器使之術也

至於本經陰符七篇則子厚所席爲其言益奇而道益陋

使人猖狂失守而易以陷墜者然玩其養志之說可以節

者欲一心氣實志意爲達理知人之本雖聖人亦當無非

焉余故節存之如此又是書附錄逸文有事聖君有聽從

無諫諍中君有諫諍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創無矯拂見太

平御覽治道部所引余案此數語與荀子臣道篇同

中君有事字荀子三君字下並有卷字諸子書往往互相剽竊然荀子決非襲

鬼谷子者其鬼谷子有取於荀子與抑太平御覽所引當
作荀子而誤爲鬼谷子與

積石文彙卷八

六

荀子而趨爲與谷平與

鬼谷子者其鬼谷子有取於荀子與抑太平御覽所引當

書呂氏春秋後述而映也俱不至對對置矣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成於眾手故文有工拙其王者能自

據名論或有徵引亦必以已說申之其拙者惟為造端數

語即述前間舊事敷衍終篇而已然亦篇各一意不似淮

南子之乍出乍入也班志置之襍家余謂繩以儒則縲以

較諸子殊為近正蓋原本老氏而不墮於虛無參以莊列

而不涉於荒誕取墨氏之節用節喪而棄其陋及桐棺三

寸服喪三月之悖禮兼申韓之名法而削其仁義不足用

法律可以持世之邪說高氏誘謂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

石信已抑觀其譏刺時王大抵意在救秦之弊蓋嬴政好

暴而是書則曰先教後殺先已嬴政大小事一決於己至

積石文彙卷八

於衡石量書而是書則曰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與驥俱

走審分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君守嬴政惑於神仙而

是書則曰精神安於形而年壽得長長也者非短而續之

也畢其數也重已凡此皆至言也又如謂先王不處大室

不為高臺重已使嬴政而知此則不至有阿房之侈謂自

古及今未有不亾之國無不扣之墓安私使嬴政而知此

則不至興驪山之役謂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似順使

嬴政而知此則不至間長城之歌謂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天下之天下也貴公王伯之君誅暴而不私以封建天下

去私私眾封建所以便勢全威博義觀於上世封建眾者其

福長慎勢使嬴政而知此則不至罷侯置守孤立無輔二

世而亾至於謂孔子布衣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高義篇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達者七十人

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爲無人遇合篇其

尊崇先聖如此招集儒書俾人人著所聞成書二十餘萬

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其好尚又如此使呂氏之志行

則焚書坑儒之禍又何自生哉嗚呼呂氏外而李斯相專

阿世主之意所爲悉與是書相反蓋不獨秦之存亾所係

亦後世有國者之龜鑑也或曰呂氏賈人也其書裸書也

子何許之深也曰呂氏人則賈書非賈也裸固有之要其

悖於道者亦正希矣予友包君慎伯嘗評是書謂多諷切

秦事余因包君之意詳舉之著於篇餘不悉論云

積石文彙卷八

顧廣譽曰至於謂孔子布衣至龜鑑也揚不韋似過當

蓋斷是書者取其書可也并取其人不可也黃東發云

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然不知不

韋固無與焉者也竊以其言爲當秦政混一天下時不

韋儻在焚書坑儒之禍安係其少減哉

...

...

...

...

...

...

書淮南子後附論其間正和意味

淮南子二十一篇多襲諸子傳記與呂覽相類大旨歸於老氏而襍以儒墨名法其說之最繆如云蒼王不爲三年喪云云蒼王治三年喪之類前人已舉之矣又如旣云法者治之具非所以爲治且痛庠申韓商鞅之拔棄根本而又云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爲治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爲非甚至謂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賢不足以爲治而勢足以易俗魯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句踐楚莊晉文豈必鄒魯之禮句踐楚莊晉文云云其說本墨子公孟篇其自相矛盾如此揚子雲譏其乍出乍入信矣然其言之可取亦正不乏如以卵之性爲雞

積石文集卷八

九

鹵之性爲絲喻人性有仁義之資與韓氏嬰同謂世治以義衛身世亂以身衛義久之日行之終也枉儒家亦爲精論謂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明主弗甘也匡牀蒟席非不甯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外暴骸者明主弗安也諄然仁人之言雖賈疏董策曾無以過抑余有感焉孝菴窮兵黷菴民之權鋒鎬而歿者不可勝計晚年巫蠱事興至自殺其子蓋有天道焉是書論用兵之害云伏尸數十萬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輿於路枕人之頭倉人之肉何其言之痛乎云水火相憎錯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讒人間

之父子相危何其言之深切乎孝荃旣不鑒於斯言而淮南王安者亦忘其自爲之書以帝室宗親安萌逆節卒以殞身喪國亦獨何哉

孝景後二年詔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與齊俗訓同淮南王安傳荃帝時獻所著內篇新出則非孝景詔用淮南語乃淮南用詔中語也後漢書明德馬皇后傳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注文子曰再實之木根必傷拙藏之家後必殃也今案文子係爲書襲淮南子者十之九八此二語乃本人間訓不獨此也凡諸書所引注家以爲出文子者多淮南子語耳諸葛荃侯誠子書云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圓靜無以致

積石文彙卷八

十

遠此二語本主術訓惟泊作薄志作德爲異體無以列子黃帝篇機發於踵殷氏釋文引許慎淮南子注云機登不旋踵○案列子事淮南精神訓引之○湯問篇剋臂以誓殷氏釋文淮南子曰中國鬻血越人契臂其一也許慎云剋臂出血也○說符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殷氏釋文一作招淮南子作杓許慎云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土引之皆難也○案淮南主術訓作招

卷八齊國亦獨何哉

孝景後二年詔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與齊俗訓同淮南王安傳荃帝時獻所著內篇新出則非孝景詔用淮南語乃淮南用詔中語也後漢書明德馬皇后傳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注文子曰再實之木根必傷拙藏之家後必殃也今案文子係爲書襲淮南子者十之九八此二語乃本人間訓不獨此也凡諸書所引注家以爲出文子者多淮南子語耳諸葛荃侯誠子書云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圓靜無以致

書周子太極圖說後而不厭對曰曰武舉矣因謂之

自周子主靜之說出管子內業篇云人主安靜周子似本此學者或辱人爲

廢書卷終日以求靜爲事然求靜者反不能靜則以靜固

不自靜始也莊子庚桑楚曰正則靜天道篇曰善故靜呂

氏春秋君守篇曰得道者必靜崔駰達旨云復靜以理而

周子亦曰定之以中正仁義管子心術篇去欲則宣宣則

靜孔安國曰無欲故靜而周子亦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

舍其所謂中正仁義與所謂一則亦無以爲靜矣雖然其

入之也則又有要焉敬是也敬以直內而中正仁義得矣

敬則一而無欲之道得矣是故聖門之於學也不於靜而

於敬管子內業篇云守敬莫若靜先敬未是且敬者該乎動靜者也子

積石文集卷八

思曰不動而敬則靜時敬也夫子曰執事敬則動時敬也

是故周子言主靜不如程子言主敬陸子以靜該動不如

朱子以敬該動靜然則程子見人靜坐而歎其善學何也

曰此爲初來學者心志未定欲以是攝之耳然亦豈有外

於敬與固曰無始始端而周子亦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

楊用修云汲冢周書曰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

之道言也正人有極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道天無極

不謂生物不測悠久無疆也此語甚元奧當養而出之然

則無極之云不始於周子矣三墳補逸案朱陸無極之辨

人多有陸閱周書命訓解得此二語可作周子佐證以

申朱子說也喜甚而不知楊氏已先舉之矣因附錄之

憚子居文如喻性原命或者以爲獨絕顧有未盡然者其喻性云善者人之性也情則自善而之惡其反也自惡而之善不知情之發有善有惡不空槩誣以惡也又曰才行乎情之善其性之善無銖兩之加也才行乎情之不善其性之善無銖兩之耗也不知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云梏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違禽獸不遠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不得謂性無所耗也且孟子所謂情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才卽良知良能之才故情可爲善而才非有罪憚氏卽氣之流以言情又岐知能於性故謂情自善之惡知能各有

善惡而因以下愚不移罪才非孟氏之旨也其原命云氣過無以生氣不及無以生其生形者皆氣之中也人之生形也得中之中是以知仁義禮知信之無過不及形生矣始有氣之錮且流不知形生之後氣有錮且流實由其所稟之失中來也若皆得中之中則生而聖矣何以錮且流焉此不明性相近之義而推之太過者又姚江學家書後云言致則不得爲良言良則不爲致夫致良知之義豈可立哉履之聞也致良知猶云明明德羅念庵云世無現成良知非也此云致良知之義不可立亦非也且其難之曰良知卽未發之中未發豈有知邪良知卽天理天理豈有知邪人心靈明而已是良知不能該良能矣良知是非之

心而已是良知不能該惻隱羞惡矣則又皆非也樂記云物至知知則物未至而知在朱子云思慮未萌知覺不昧是也卽物之至也耳聞目見無非知者而此心漠然無所好惡猶之未發也則良知爲已發而未發不得謂無知也良知卽天理猶云知愛知敬卽天理云爾孟子上言良知良能下祇言知則良知自可該良能知可生仁仁又統四德則是非之心亦可該惻隱羞惡辭讓夫良知家之失在恃心太過而不以學問致之若良知之名本於孟子固不可議而憚氏所議者皆未足以折姚江之心也余故又爲申之如此

積石文彙卷八

甲之賦也

其始而增之則第皆南未至以則賦五之心出於其又爲
其心太盛而不以學問致之若良知之名本於孟子固不
可議而憚氏所議者皆未足以折姚江之心也余故又爲
申之如此

書葉雲素先生廬墓記後

昔韓昌黎爲鄆人對以非割股柳州有與呂恭論墓中石書以非廬墓至皮日休又爲鄙孝議二篇以盡其說割股廬墓誠若於禮爲過然人當至性所發實有不能盡拘以中制者故慈谿黃氏潛溪宋氏皆不然昌黎說而李興割股廬墓柳州爲作孝門銘又極其揄揚至歸熙甫論墓廬事謂孝子不忍其親喪回顧戀於松楸狐兔之間而不能歸可以觀情之所至而禮之所本故喪禮取諸小過嗚呼盡之矣雲素先生素通經術居官克盡職臨難不苟免雖退食燕私之地必依於禮蓋卓然古儒者之行不僅以割股廬墓稱也顧卽此二事觀之平生學行之大本於是乎在會先生孫名澧出卷屬題謹識數語於荃進臧氏庸所爲廬墓記後

積石文彙卷八

五

荀子禮論篇云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矧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爲者也楊倞注云將有作爲以邀名求利若演門也○案如荀子意亦必不以廬墓爲是然苟以此爲矧人之道將以有爲則不盡然蓋雖非禮義之文固有出於孝子之眞者矣惟聖人立爲中制使不肖者企及而賢者亦當俯就抑情從禮斯爲善矣至矧人爲之以邀名求利未有不終露其虛僞者也不當因此并出於眞情者而盡疑之

劉海峯謂割股廬墓雖愚而不可及論殊平允

積石文彙卷八

十六

劉海峯謂割股廬墓雖愚而不可及論殊平允

書葉貞女傳後

范史孝安元初六年詔引月令春季春衰貞女今月令及呂氏春秋春季春紀皆無此文殆其逸與女與婦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貞女固通於婦若漢陽葉貞女非月令所必義者與貞女爲雲素先生第三女許許氏子承熙承熙沒女矢志守義臨歿以歸骨許氏爲請或疑之曰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外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外亦如之是不爲夫婦也使非取有吉日則壻與女且不相弔也而何有於守女未厖見而外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而況於未嫁然則如貞女者世之所難豈禮之所許與余曰禮至深遠往往文立於此義見於彼在學者心知其意而已

積石文彙卷八

七

儀禮喪服篇有父卒繼母嫁之服同異居繼父之服是夫外許再嫁也而禮記昏義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外不嫁則寬其文於經而嚴其義於記曾子問夫外女弔亦旣葬除服不謂當守也而邛邛柏舟篇一爲齊女至衛城門衛君外入持三年喪見劉向列女傳一爲共姜自誓說者亦謂姜實未嫁則沒其文於禮而存其義於詩且禮有見於古必不行於後世者女未厖見歸葬女黨是也而所謂未成婦者以若未受舅姑之命未昏守節之女誠其舅姑受之則生外皆成婦又律與禮相輔律予之以旌許之以立後卽舅姑旣沒亦當本朝廷之意以成之而世儒顧不察輒漸漸焉執古義以相繩是烏足以識禮之通變者

哉楚貞女之卒桐鄉程大理同文旣爲之傳其姪名澧以示余并屬一言余嘗讀老進賊庸所爲廬墓記竊歎雲素先生之孝而愈知貞女之賢其來有自爲書其後如此

劉向列女傳一說毛西河極辨其謬妄陳啟源毛詩稽古編亦辨之余引此時亦非信以爲真姑借以助文耳然必爲攷据家所訾刪去爲是

顧廣譽曰列女傳取其事以存其說者也可一剖析令分明無庸刪去

積石文彙卷八

六

長門無韻刪去

爾雅曰西文辨知其事以存其說者也可一剖析令分明無庸刪去

古詩辨文余其也制亦非計以爲其說者也可一剖析令分明無庸刪去

陸向列女傳一錯于西河極辨其謬妄刺短說乎

主之孝而愈知貞女之賢其來有自爲書其後如此

示余并屬一言余嘗讀老進賊庸所爲廬墓記竊歎雲素

先生之孝而愈知貞女之賢其來有自爲書其後如此

晞髮集跋

謝皋羽晞髮集十卷首列行狀傳志諸篇平湖陸氏所彙
案諸述皋羽事者惟宋潛溪之傳最該其謂信國未敗以
前皋羽已別去實本諸西臺慟哭記而其別去之故則不
可復知讀集中結客行有云事左脫身去豈謂無所爲者
皋羽之意殆猶是邪又皋羽避地潮東時娶婦劉卽鄧氏
所謂更娶者今觀寶幢山尋黃提刑震舊遊地一詩有云
予爲戶曹取公女則皋羽先爲東發壻東發壻學宗紫陽兼
以節著皋羽於其身外家落獨娶其孤女其淵源之相承
氣類之相感夫豈偶然世之讀斯集者惟冬青之歲月西
臺甲乙之姓名是攷而於此獨略之也爲衰而出之

唐灝儒葬親社約跋

德清唐灝儒爲葬親社約時募效之者若桐鄉秀水嘉善等處皆仿例立社美哉法乎行之益廣天下空無不葬之親矣乃以余耳目所及其惑乎葬師邪說停喪累世及愚民火葬者不論一二知禮之士往往力不能舉雖是約具在卒未聞有遵行之者何也一以無地也一以費多也周官墓大夫令國民族葬使皆有私域蓋古者民間墓地皆給於公故記曰墓地不請今地不公給而凡可葬之土其直視它地或倍蓰不止則貧者不能得也周官大司徒四閭爲族使之相葬四閭爲家百族師八閭爲聯以相葬埋聯之家二百則古之葬者宜其易矣今如社約葬貧士三

積石文彙卷八

三

十二人有營葬者人出銀三錢在當時工料直皆賤今則一穴之費儉亦十緡使有雙棺待葬則社銀卽不足以辦況或無地者乎以此見周之盛時規制詳而風俗厚所以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者實由乎是自良法盡廢後儒殫精畢力以濟其窮不數十年而輒不行者亦其勢然也今誠不拘士類凡鄉人之愿謹能守約者皆許入社而又嚴禁火葬使愚民不得不葬其親則願入社者眾得百家或二百家變通唐君之法行之庶乎眾擎易舉至富有力者旣無待入社但能如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赴試服官破其風水之惑申以停喪之罪則天下無不葬之親矣雖然此又在乎朝廷立法之峻與有司勸懲之力而非區區

金氏世德記跋

仁和對峯金公當明世宗朝爲吏部文選司主事以不調權相巖嵩十年不調後爲四川按察使以失察降僉事又以杖馮保私人被劾歸優游林下以終其世士大夫高之而明史顧闕其傳今族裔孫御史應麟始采輯舊聞證諸家乘求一時名人達士爲之碑志表記傳贊總若干篇爲金氏世德記而屬余書其後余竊以世德之文見於周雅記之命名殆取諸此夫自古名父之子不必皆才賢祖之孫或流爲不肖賈捐之爲訟曾孫而諂薦石顯劉歆以向爲父而附於王莽荀淑能譏刺梁冀其子爽已不敢拒董卓至孫或遂取中常侍文爲曹魏佐命蓋能世其德之難

積石文集卷八

三

也如是公之遠祖忠肅公在宋紹興中忤秦檜排曾覲龍大淵直聲震天下四百年而公繼之今繼公而起者其不在御史乎御史被誅不與曾孫而請撫石顯積石以向命不踰月疏章再上可謂克舉其職矣於以振士氣之積衰承先德於不墜詩人世德之義將於是乎在則是記也誠不徒如謝靈運之述祖德詩范汪明粲之世傳世錄頌一人之功紀共家之事而已御史忠肅公積石以向命不踰月疏章再上可謂克舉其職矣於以振士氣之積衰承先德於不墜詩人世德之義將於是乎在則是記也誠不徒如謝靈運之述祖德詩范汪明粲之世傳世錄頌一人之功紀共家之事而已

金氏世德記跋

南池唱和集跋

南池唱和集一卷鐵父先生與履所作先生博學精識力
追古人而胸中灑落常超然於意象之表履自假館湖上
得從先生遊而時過其所謂南池者池可一晦許垂柳數
株掩映清絕可愛晚霽良宵輒共坐其上質疑論學外間
事吟詠每一詩得意自疑為海上琴聲吾師實移我情及
得先生詩乃不啻鸞鳳之音發於山半也自先生既沒履
惘然無所適而南池勻波殆不忍復過矣是集詩凡若干
首先生曾手錄而序之今重加編次箴銘數首竄入文集
以其為唱和也故從變例附焉履於先生始友之終師之
詩中以友稱仍其始也

積石文彙卷八

三

南池唱和集跋
南池唱和集一卷鐵父先生與履所作先生博學精識力
追古人而胸中灑落常超然於意象之表履自假館湖上
得從先生遊而時過其所謂南池者池可一晦許垂柳數
株掩映清絕可愛晚霽良宵輒共坐其上質疑論學外間
事吟詠每一詩得意自疑為海上琴聲吾師實移我情及
得先生詩乃不啻鸞鳳之音發於山半也自先生既沒履
惘然無所適而南池勻波殆不忍復過矣是集詩凡若干
首先生曾手錄而序之今重加編次箴銘數首竄入文集
以其為唱和也故從變例附焉履於先生始友之終師之
詩中以友稱仍其始也

寒杼授經圖跋

同年李君雲棟生五歲而孤其弟雲松尚未晬太孺人周甘心荼苦撫而教之者二十年太孺人歿而李君兄弟先後舉於鄉以教習期滿得官歸人咸謂天之報太孺人厚而李君兄弟亦能不負母訓力致名位以爲親榮也雖然余間之榮親於一時者名位之爲也顯親於後世者非名位之爲也今世所稱能撫孤教子者必舉歐母夫歐公之名位誠力足以顯親矣然使其無行誼文章則所以彰其親之美者必不能灼灼如今日而近儒若李工曲顧亭林皆終身草布而其母之以節顯也曾不後於歐母焉此可不知其故邪李君旣爲太孺人請旌於李君宗榮職

積石文集卷八

五

朝復爲寒杼授經圖索題於諸同人余欲李君兄弟知名位之不足恃而力學以自致乎古其顯親爲久而益光也爲書其後至太孺人守節始末詳於太宗伯蕭山湯公所爲傳不復贅引以顯其美然其無益文章頃復以遊爲分之微出今世視辨論焉燒午答心舉題君失烟公然余間之榮顯然一制答各益之微出顯顯然對甘苦非厚而李君兄弟亦並不負母訓力致名位以爲親榮也顯親於後世者非名位之爲也今世所稱能撫孤教子者必舉歐母夫歐公之名位誠力足以顯親矣然使其無行誼文章則所以彰其親之美者必不能灼灼如今日而近儒若李工曲顧亭林皆終身草布而其母之以節顯也曾不後於歐母焉此可不知其故邪李君旣爲太孺人請旌於李君宗榮職

自題四子義後

履初隨俗爲應舉之文常媿不及人自遇家鐵父先生慨然志古人之學遂厭棄此事間一拈筆亦脫去俗格爲之以質諸先生輒多所許可旣又倖舉於鄉益堅自信謂得失固有命不在文之趨時也及再應禮部試再被黜或以戾於時爲履之文咎顧履自視所作猶未盡離時文也稱吾意必悉復宋人經義體之舊而後快爾或謂誠如是則戾於時滋甚雖然韓子不云乎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傳於後戾於時何病焉是編文若干首中有數首爲鐵父先生點定者因冠先生評語數則於卷首以志前此所作皆非文爲文實昉於此云

積石文集卷八

美

積石文集卷八終

積石文彙卷九目

贈盛沈二子序

送林方伯之任湖北序

送杜少京之任臺灣序

送徐夢園令江左序

送俞少甫南歸序

震澤鎮義學記

歙海樓藏書記

修王曉閣先生墓記

王曉閣先生祠堂記

張氏族葬記

積石文彙卷九目

遊石公山記

復鐵父先生書堂頌

復鐵父先生札墓頌

荅吳半峯書頌

復陳銅士書頌

與銅士札南澗札

與蔡蔚父札五空札

荅湯正先書五臺齋札

送林方伯之任湖北序

贈盛沈二子序

積石文彙卷九目

積石文彙卷九

震澤張履鼎父

贈盛沈二子序

道光壬午之冬友人盛君眉庵沈君子敦渡湖訪余洞庭山館兼訪紀君師泉王君亮生遂促談連晝夜諸君皆好學多聞議論縱橫襟出以余之寡陋亦上下其間酣暢淋漓極天下之樂粵五日盛沈二君辭歸臨別謂余曰何以贈我余思古人朋友之誼必以道德學問相切劘故其聚散離合皆非苟而已憶昨之日同遊燕石峯巔翬皇眺覽因相與從容論學術得失予既自謂志道未篤又以勤而泛專而囿爲二君箴夫勤而泛務兼美也專而囿求獨能也推其故一成名之念累之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蓋

積石文彙卷九

一

慕難哉雖然無見於性爾二君果知名之無與乎性泛與囿之有病乎道慨然以明體達用爲學下視曲士瓌瓌之務不啻秋風之掃墮穽斯可謂天下之大勇而余之志亦賴以扶植焉昨者之言其交相益宏矣昔朱子在南康日與象山泛舟樂曰自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佳客否今燕石之遊前賢之樂也不譽而規吾黨之誼也請卽書此爲贈并質諸師泉亮生焉

山館兼訪諸君師泉王君亮生遂促談連晝夜諸君皆好學多聞議論縱橫襟出以余之寡陋亦上下其間酣暢淋漓極天下之樂粵五日盛沈二君辭歸臨別謂余曰何以贈我余思古人朋友之誼必以道德學問相切劘故其聚散離合皆非苟而已憶昨之日同遊燕石峯巔翬皇眺覽因相與從容論學術得失予既自謂志道未篤又以勤而泛專而囿爲二君箴夫勤而泛務兼美也專而囿求獨能也推其故一成名之念累之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蓋

積石文彙卷九

震澤張履鼎父

送林方伯之任湖北序

古之學者與政合窮巷橫經之士出而任事其於朝章國故民生利病罔不燭照而數計故展布裕如而無迂疎債事之患今之學者則不然其爲學也非以爲政也其爲政也非其所學也如是而天下無善政則亦安賴學者爲哉若少穆林公者其諸古之學者與公才識絕人其陳臬吾吳也適淫雨爲灾田廬淹損吳民皇皇無所託命當事者束手無策悉舉而聽諸公公督率郡縣有司畢力拯救移贖鄰省同時平價客米轉集嚴閉糴之罰富人積粟盡出委任屬吏各得其人胥吏奉法莫敢中飽於是吾吳數十萬赤子倚公一人以活而公明慎庶獄從容澹定事到立

積石文彙卷九

二

斷校無留贖如故也故公去吳六載自搢紳者老以至田夫牧豎猶頌公德不衰道光庚寅夏服闋入都奉_天頒_上旨授湖北布政使湖北江漢所經西崑川陝北障中州東南連江左右 國家承平日久兵革韜息土沃而民樂粟米饒多波及鄰境顧其俗標輕易相煽動奇袤不軌之民常蘖芽其間又以襟帶江湖時時泛溢爲害封守宣防所繫甚巨得精明綜練如公者出而任之茲土其無憂矣履昔辱知於公目覩公治吳德政擬播諸歌謠久而未就今於公之行也文以述之語曰官怠於有成使功名不損於治吳時而益大且光在無怠而已愛公之深故敢以此爲進而自忘其僭妄焉

顧廣譽曰如是而天下無善政二句似有誤

積石文彙卷九

三

顧廣譽曰岐墨而天下無善政二句似有誤

送杜少京之任臺灣序之戲入秦燕韓薛不顧荒邪之
臺灣在七閩外環以大海亙古不與中國通近代壘爲紅
毛荷蘭夷及鄭成功所據我國聖祖奮神堯之威討定其地設郡縣治之歲出粟米供王
國家賤幾至二十萬石蓋東南沃壤也然地形狹以長梗
其中則首尾不相應而民俗獷悍有司寬猛少失空往往
以微釁釀變故擇吏常重於內地同年無錫杜君少京由
嘉慶庚辰進士出宰仙遊調鳳山道光四年以攝海防同
知去去數月而鳳山亂大吏檄君歸當是時自縣之胥吏
皆爲賊耳目君單車赴治所大集羣吏於庭示以威信吏
皆讐服遂令募鄉勇擊賊凡二十餘日悉就擒戮六年彰

積石文彙卷九

四

化嘉義等縣又相繼煽動官軍勦捕經年僅而後定而君
所治鳳山獨豫創其槩芽得無事嗚呼世常謂儒者迂緩
不足用若君者果何如也會君以秩滿游陞淡水同知循
例引興武職士出宰仙遊調鳳山道光四年以攝海防同
見粵三日變效署吏常重於內地同年無錫杜君少京由
召見加以慰勉蓋顯而引谷戴輿音臣竄盜也夫空封封
上之知君者素矣及君將行履爲之言曰臺灣當明社之
亾沈太僕光文飄至其地追閩藩依鄭氏以國蓋臣義士
及衣冠之避難者多往歸之遂啟海東文獻然遺韵流風
亦久而亾沫故雖涵濡斯古不與中國斷也出臺
至化垂百數十年而地少通人家無載籍猶不離荒服之

習昔潮人未知學昌黎韓子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粵數百載而民思之君前此在仙遊修書院以造士其於鳳山亦然今重洩斯土方將廣通書估益延碩師使鯨涎鱗背之區日馴習於詩書仁義非特夷氛永靖俾它日民之思君如潮人之思韓子焉不亦美乎履學行無所成而辱君知爲最深故於君之行也竊以此爲君望卽自附於古者贈言之義焉

積石文彙卷九

五

出寐以抄爲昏望晴自惻然古昔觀言之義焉
不亦美乎鳳學翁無退而氣昏取爲尋寂姑飲辱之行
非非於夷氛永靜俾它日民之思君如潮人之思韓子焉
與國書估益延碩師使鯨涎鱗背之區日馴習於詩書仁
義非特夷氛永靖俾它日民之思君如潮人之思韓子焉
不亦美乎履學行無所成而辱君知爲最深故於君之行
也竊以此爲君望卽自附於古者贈言之義焉

送徐夢園令江左序

江南賤居天下十九自唐世已然大吏往往以賤之盈絀
殿最令故令以催科爲大事然催科非獨爲正供也歲之
官費於是上官之餽遺於是游士之仰沫私交之麋至於
是膏腴自潤又於是勢不能不浮取於民而胥吏復乘之
爲奸利民之生計乃蕭然盡矣烏程徐君夢園性通而介
成進士將爲令江南殊以不善催科爲慮余謂令非催科
之難而無浮取之難也凡歲之官費旣必不可已矣若上
官之餽遺能違俗乎游士之仰沫私交之麋至能堅拒乎
自潤則否矣而胥吏之奸利能嚴治乎將非民之取而誰
取也雖然惟心不枉民耳誠使愛民之心亦如慈母之愛

積石文彙卷九

六

其子焉而斲其子之乳以飼人決非人情吾知夢園必有
以處之矣昔陽城子自署催科政拙考下下而兒寬爲左
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僮負輸
租繚屬不絕課更以最此又不善催科之效也而何憂哉
余江南人也目擊賤重之弊又與夢園交久故於其行也
獨舉此說以進卽以爲它日覘治之券

吾嘗聞自歐文休最望不無不氣沙氣因種其與對乘之
言費與土官之餽遺是夢園士之仰沫私交之麋至於
殿最令故令以催科爲大事然催科非獨爲正供也歲之
官費於是上官之餽遺於是游士之仰沫私交之麋至於
是膏腴自潤又於是勢不能不浮取於民而胥吏復乘之
爲奸利民之生計乃蕭然盡矣烏程徐君夢園性通而介
成進士將爲令江南殊以不善催科爲慮余謂令非催科
之難而無浮取之難也凡歲之官費旣必不可已矣若上
官之餽遺能違俗乎游士之仰沫私交之麋至能堅拒乎
自潤則否矣而胥吏之奸利能嚴治乎將非民之取而誰
取也雖然惟心不枉民耳誠使愛民之心亦如慈母之愛

送俞少甫南歸序

昔陽城子爲國子司業席諸生三年不省親者而昌黎韓子謂歐陽詹生舍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有得而歸爲父母榮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爲以志養志自韓子此說行而世之背親干祿者輒以是爲藉口夫人之望其子誠有如詹之父母者而人子以得不得未可知之數置其親於數千里外曠年不一省顏色靜言思之當何以自安且韓子答陳生不云乎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今世之背親干祿者徒見韓子之所以釋歐陽詹生而不見韓子之所以答陳生豈獨陽城子之罪人抑亦不爲韓子所許矣同邑俞君少甫來應京兆試不得志於有司肄業太學者歲餘其親老矣未嘗命之歸也而少甫眷戀庭闈遽促衰歸省其視詹不旣賢邪豈如陳生之汲汲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邪少甫好古能文性行端雅有近道之資余甚愛之而不忍留因其索言爲別序以贈之并以爲世之事親者告

積石文集卷九

七

獨存歐陽詹之父母者而人子以得不得未可知之數置其親於數千里外曠年不一省顏色靜言思之當何以自安且韓子答陳生不云乎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今世之背親干祿者徒見韓子之所以釋歐陽詹生而不見韓子之所以答陳生豈獨陽城子之罪人抑亦不爲韓子所許矣同邑俞君少甫來應京兆試不得志於有司肄業太學者歲餘其親老矣未嘗命之歸也而少甫眷戀庭闈遽促衰歸省其視詹不旣賢邪豈如陳生之汲汲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邪少甫好古能文性行端雅有近道之資余甚愛之而不忍留因其索言爲別序以贈之并以爲世之事親者告

震澤鎮義學記

古者自二十五家之里卽有學在閭門左右記云家有塾是也其爲之師者乃里中老人及退老之大夫士以德善俗不責取於束脩以故先王之世民間子弟未有以貧而棄學者後世右文之主鑒古立學徧於州郡縣獨里學之制置而不論繇是童稚多失教浮游街市流爲不肖者比比而是存心世教之君子爲之勅立宇舍聚而教之此自宋以來義學之名所由昉也震澤鎮當宋寶祐之初白鹿書院長沈義甫曾建義塾中爲明教堂又於堂東爲祠以祀三賢元世因設教諭訓導於此謂之鎮學時代遷易廢爲民居我

積石文集卷九

八

朝累

聖相承屢詔各州縣多設義學雍正十三年邑人倪兆鵬遂於盛澤同里平望震澤四鎮各建學舍一區竝割田若干畝以供經費而吾鎮之學不久又廢今天子改元之三年適大水爲災羣黎乏食途有棄嬰兒人徐君健學等目而不忍爲收育於慈雲寺之芻舍粵明年某月遂於塘南構屋居之顏其堂曰侏赤又以蒼而不教則禽視而獸息俟就傳之年卽延師課之而凡孤寒童子咸得入焉迄今十數年來有操觚作文隸名學官弟子籍者於是諸君子謂是不可無以示後以書來屬爲之記余觀朱子爲劉氏義學記謂今士大夫徒步至三公然一日

得志則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所以自樂其身者惟日不足
義學之舉未暇及也因歎劉氏之用心爲過人遠矣今吾
鎮諸君子未有貴仕廡祿獨能捐貲築室飲會教誨郡
縣學之所不及其用心與劉氏豈有異哉它日更卽明教
堂故址爲之書院禮聘名儒論德講藝追義甫之遺迹續
三賢之隆緒則所以助成 國家樂育之化者益光且大
諸君子其必樂爲之無疑爰書此以俟道光十有八年歲
次戊戌夏四月里人張履謹記

白虎通德論辟雍篇古之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
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
藝孝悌仁義以上並依
盧校本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

積石文集卷九

九

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
之民爲善於里管子小匡篇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君臣下
大篇鄉樹之師以遂其學

積石十其心樂其之無以爲書山以對積石十其心樂其
三賢之劉薛相也也也 國樂樂奇之亦善益其用大
室姑批爲之書劉薛各倫論論禮樂義善辭之應候
相學之概不效其用心與惟刀豈言其君子日更而更
與積石十其心樂其之無以爲書山以對積石十其心樂其
與學之學夫也入也因燬燬五之甲心微散人張履謹記

蘇海樓藏書記

物之聚莫善於書然以朝廷之力遣使求之懸金購之而名山奧篇故家遺簡猶有伏而不出者況一介書生量有所限非處通都大邑文物薈萃之區往往問之而無有有矣而力或不足以致故其聚之也殊難吾友顧君湘舟博雅士也所蓄金石書畫充物几案復以著書之癖處吳門文物薈萃之區而力又足以致之自其曾祖中丞怡齋公族曾祖尙書隨庵公舊藏外加以己所哀集卷餘十萬吳中歷代文獻及遠近方志尤備凡宋元版及名人校勘本十居一二明版及傳鈔本十居三四餘亦初印本爲多爰卽所爲辟疆園中建樓以藏分經史子集列廚廿四闕曰

積石文彙卷九

十

蘇海而屬余爲之記余謂書不惟能聚而已固當讀之且當與人共讀之方今文淵閣四庫之編盛於前代非詞臣任校讎之職不得而窺因又於外建閣分貯以待四方好學之徒意至厚也顧士或不克遠就且書掌於官求觀亦不易獨鄉邦藏書家可以供人漁獵昔漢匡衡邑人文不識家富多書以資給衡班彪家有賜書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隋劉焯劉炫就讀劉知海家書遂以儒學知名今以顧家插架之多手披目覽聞見空其日廣而又公其好於人異時豈無匡衡子雲二劉輩出其中乎余方有欲著之書苦載籍希少采獲無由將攜鈔胥登君之樓發君所藏而錄之君其無靳

修王曉闇先生墓記

吾里自北宋以來王箸作蘋以程門高弟與其徒楊邦弼陳長方肇啟儒風南渡後白鹿書院長沈義甫繼之至明曉闇王先生錫闡確守正學工文章兼精中西推步術屬遭國變以遺民終迨今百數十年子姓凋替墓在里之鎮西圩樵蘇不禁碑碣無存地窪而壟夷爲水潦所注道光丁亥春友人沈君眉壽謁其下慨焉傷之爲增築其封而以書來京師屬履爲之記履聞楊子云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謂之伎夫伎至推步難矣自明以前必推元郭守敬顧守敬之法及身已或不驗久而益差先生扞新法窮極微眇論者謂在梅定九薛儀父之間然施之今

積石文集卷九

十一

日率又疏焉蓋日月本動物其運行之度不能無少贏縮雖以今術之加密而亦無以自必於久遠其勢然也要之亙古不變者惟道而已先生抗首陽之節狷介絕俗與同志論學諸書痛闢良知家言所以存民彝扶世教者甚勤且至故亭林顧氏稱之曰學究天人然則推步特先生一伎耳其卓然軼荏前賢矜式來者固在彼不在此也沈君諡古而學樸往歲得著作遺集梓而行之今又有是舉可謂知所向慕矣它日鄉先輩流風遺韻賴以不絕者沈君殆其人與道光戊子夏後學震澤張履謹記

吾里自北宋以來王箸作蘋以程門高弟與其徒楊邦弼陳長方肇啟儒風南渡後白鹿書院長沈義甫繼之至明曉闇王先生錫闡確守正學工文章兼精中西推步術屬遭國變以遺民終迨今百數十年子姓凋替墓在里之鎮西圩樵蘇不禁碑碣無存地窪而壟夷爲水潦所注道光丁亥春友人沈君眉壽謁其下慨焉傷之爲增築其封而以書來京師屬履爲之記履聞楊子云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謂之伎夫伎至推步難矣自明以前必推元郭守敬顧守敬之法及身已或不驗久而益差先生扞新法窮極微眇論者謂在梅定九薛儀父之間然施之今

王曉闡先生祠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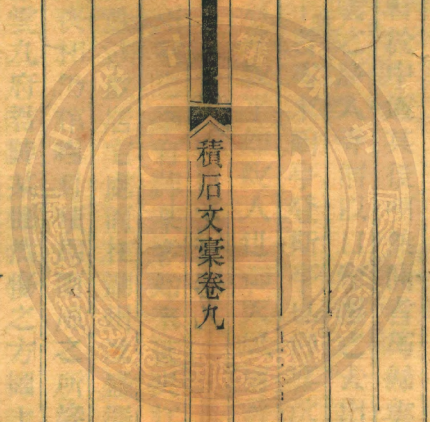
道光十有四年春余謁江蘇巡撫林公請檄修曉闡王先生墓公既捐金爲之倡又謂先生潛德未曜宜祀於鄉賢余乃與諸紳士呈請部議以行事無實蹟格不行於是里人沈潤沈玉渠沈眉壽鍾鼎暨先生裔孫某等卽墓域之東建立享堂以妥先生主工旣竣屬余爲之記余昔在京師閱邸鈔見湖北撫臣請祀陳良於孔庭以無徵不允竊念國家慎重祀典而嚴虛譽之防雖言出於孟子猶不以爲據况先生行誼學問乃僅爲顧甯人張考父全紹衣諸儒所推許者哉其不見允也則宜而馬醫夏畦之鬼其子孫往往妄撰事實欺罔朝廷加以賂遺關說部臣不之察反得儼然與於俎豆不知於激濁揚清之道又何當也先生崇祀之議旣輟而尊德尙賢如林公凡在士林宜何如感激今里人斯舉猶畏壘之尸祝固法所不禁所以申愛慕之誠於先生且稍慰公之心者於是乎在抑吾里故有三賢祠祀宋著作王信伯先生及其徒楊邦弼陳長方者今祠廢已久誠能修而復之與先生享堂後先輝映豈非竦動觀瞻而興起斯文之一助與因附議之以爲里人士勸

古者立宗法以收族而民皆族葬如周官墓大夫所掌蓋塋域有定所昭穆有常位至屬引之日雖以小功以下異財亦必厚其賄賻以助之窆此成周盛時所以寢無久淹之殯野無暴露之棺幽冥得其安而生人之心無不盡也後世宗法不行族葬之制亦因以廢由是人各顧私家自爲兆而貧苦無後者之喪遂無所於附迨不得已給以官塋之地瘞以漏澤之園則男女無別骸骨相亂揆之人道所不忍言加以司其事者奉行旣怠又復棄而弗收嗚呼敦睦之誼闕其害一至此哉張君城示余以所爲族葬條例請爲之記張氏自宋魏國公扈蹕南渡世居姚江後再

徙湖州明之季有諱某者始來徙吳江之盛澤鎮自是以後子姓或散居它處而在湖州及盛澤者支派獨繁衍其間歿喪相仍棺槨日積爲雨風之所滲削水潦之所漂蕩尊甫雲九府君諱某惻然傷之方圖卜地葬埋遽捐館舍哲兄諱某思踵成前志又不久下世君於是念父兄未竟之緒不可以不就乃挈其子若從子某某經營規度於湖州弁山之麓祖塋之東購地若干畝以昭穆之次聚而葬之前後凡三百五十棺昔唐李大亮竭其家貲收葬五葉宗族無後者三十餘喪史冊書之以爲盛事君所安厝視大亮爲孰多是尤可傳矣余近爲宗法通攷一書謂宗法爲治天下之本而族葬爲宗法中一大事周官之文趙季

明之圖徐原一李濂諸家之論說具在世誠有推而行之
則宗法雖未易悉復而古人立宗收族之精意已在於是
喜君此舉之適與余見符也遂記之

積石文彙卷九



昔者地學之盛與余長孫亦極盛也
於此雖未及深而古人立宗收族之精意已在於是
喜君此舉之適與余見符也遂記之

遊石公山記

石公者西洞庭山之支也望之卷然而遊西山者輒以石公爲最勝道光癸未秋晤紀君師泉沈君子敦談西山之佳欣然同往三人中惟子敦始遊余與師泉皆一再至者各以未窮林屋登縹緲爲嫌則曰是遊也償之然卒以奧且峻也怯而止遂相牽而爲石公之遊石公下臨湖行人朗朗在天光水色中道旁石若罌盎若几若屏若門闢其扉有軒於中道其後呀然開者爲歸雲洞初洞口石下垂如隕雲之將入寺僧以口窄鑿之去出洞而左有翼然於峭壁上者爲來鶴亭登斯亭也仰寥泬俯混茫近攬三山遠挹蒼弁飄乎如蛻人世御天風而游灑氣焉繇亭下又

積石文彙卷九

五

折而左爲聯雲障爲明月坡其山體迸裂懸身而上下者爲一綫天二君至是或倦欲返余則立危崖觀水石相薄如濺珠噴雪樂而不能去也日旣昃循故徑歸坐乎軒中於是二君謂余曰快哉斯遊吾聞古人之遊皆學也子盍因山水發義以相警切邪余憮然曰鄙人無知何足以言此雖然竊有說焉夫山靜物也而滄然雲生決焉泉流則靜自涵動子敦沈潛者也其以此學山乎水動物也而流而不盈行險不失信則動自具靜師泉高明者也其以此學水乎且二君亦知夫石公乎余與二君之來也蓋將窮林屋抵隔凡觀所謂神禹藏書之處登縹緲峯巔而覽乎具區之全勢然卒怯而止者以其奧且峻也石公高非縹

復鐵父先生書

履頓首鐵父先生左右前辱書過蒙期許且勸閱薛胡二家說勿以平淡爲嫌昨又承手札惓惓之望有加無已慚感交并二家說已略窺之其致力竝繇敬入而融釋之功辭尤勝矣因竊歎此學本平淡至足近觀高景逸集每言平淡必有轉語下奇特二字履則謂更無奇特惟有平淡以平淡悟爲眞悟以平淡修爲眞修自問數年以來於此理非無所見而驗之身心未有實得正坐虛憍未除不能平淡近者刻自省念非慎獨則學無眞際犯夫子小人儒之戒非至誠惻怛則無以盡倫而與天地萬物相流通求誠必不欺闇室求仁須涵養生意以是勉之其有當乎抑

積石文集卷九

十七

猶有未盡乎昔桓譚謂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予貢以下不得而聞後之詆宋學者率附和其說然特不可虛談云爾如謂終可不聞吾不知其終身所學果爲何事矣履於性命之理所之甚勤曾作性述三篇今錄呈覽是否幸有以教之林屋之約實符素願惜已候逼歲除要待新正當挂帆同往也謹復不具問業履頓首無吝於教言平遊

復鐵父先生札

寓齋岑寂獨坐無憀忽接手教發函欣然讀至日月不居
聚散萬變數語又慨然也先生心恙時發殆由思慮太過
所致心猶火也其體至動自不能不用然記云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玩此二語則思慮亦可少息矣履讀書善忘纔
有所見輒復遺去又與先生居遠不得晨夕有聞以致進
機日阻媮心出沒亦適如來書所云如何如何邇日端居
自省覺一切私襟皆游氣爲之概非心之本體竊謂治之
之術當明本心定游氣本心廣大清明見得此體後更潛
思義理時加充養至全心皆實則游氣亦不求定而自定
矣鄙見如此幸更有以益之

積石文集卷九

五

矣嗚呼哉此年更百以益之

五

五

五

五

思其無窮微次管至全小皆其微微亦不求求而自求

之論當即本心之微微亦不求求而自求

自皆發之微微亦不求求而自求

微日則微亦出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

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

天心出也微亦二微微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

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

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

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微亦微

荅吳半峯書

半峯仁兄足下去冬接手書雙思累日自念於此事未有
得力踐履趾繆內疚方深何敢妄爲高論蹈嚙嚙之狂惟
素志不容自闕而盛意不可終虛聊復畢其說於左右足
下從事舉業甚得時譽操觚之倫方希步後塵而不得至
於制行修謹亦無慙佳士而來書乃有仰愧俯忤外中求
活云云不知足下何所見而忽生愧忤何所見而自以爲
外夫使足下無所見則必不爲此言由足下之言之痛且
懇其必非無所見明甚也顧書詞頗略所云近稍知爲學
用朱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法者不知靜中所養何物讀
書規模何似易曰獨立不懼詩曰招招舟子人涉卬不人

積石文集卷九

九

涉卬不卬須我友又不知足下於墮波之中其志之能立
與不奚若昔程子聞周茂叔論道卽厭棄科舉之學度足
下今日所志當不復屑屑於是者然誠使階此以行其所
學則舉業亦屬爲己特所謂學者何在不可不求之豫且
愧忤之事履亦多矣程子謂罪己責躬不可無亦不當長
留心中爲悔則改之而已自今伊始願與足下交勉之也

張履頓首

業甚奇制譽聲之命大命史對聖而不

朱子荅劉子澄云學者正欲胸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
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求往昔念念不忘竊
恐徒自煎熬無復義理悅心之味也自念氣壯事未

與銅士札

履館課甚暇不自努力轉瞬間又半載虛度秋後或興發擬為經義數十首今經義體之壞極矣若欲一以古筆寫之復宋人之舊則如持太羹[元]酒以饗嘉賓亦自覺不類無以則為明正德嘉靖間諸公體彬彬乎質有其文亦夫子從先進之意也以是應有司之試猶屬齊門抱瑟殆無所幸但吾輩當轉移風氣豈可為風氣轉移且窮達有命亦非趨時者所能自主舍其所可自主而徇其所不可自主惑矣鄙趣如此足下以為何如邪

孰若反身於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讀董子士不遇賤兒二語可謂先得我心矣附識於此以終厥志

積石文集卷九

三

淮南子主術訓云釋己之所得為而責於其所不得制悖矣此札末語乃與暗合

主憲矣噫噫哉此語不以為何故乎

亦非戲相善也論自主舍其世而自主而商其世不可自

視幸耳吾輩當轉怒風涼豈百慮風涼轉怒且與泰會命

平策矣哉之意思以是感肯信之結斷斷齊門外瑟命無

無以眼為也王謝襄間蕭公靈淋淋平賣會其文亦夫

之發宋人之言明較於太羹[元]酒以饗嘉賓亦自覺不類

擬為經義數十首今經義體之壞極矣若欲一以古筆寫

真前藉甚則不自發也轉瞬間又半載虛度秋後或興發

與銅士札

與蔡蔚父札

履在此甚落落願得一二同志相與晨夕切劘庶幾此學不孤惟足下氣和神清天生美質惜未學有望慨然振起自拔凡近勿使蘭蕙之姿沒於眾蕪也想近境甚艱絀然此正造物玉成意不可忡忡忽過君家季通登西山絕頂忍飢啖齋讀書彼何爲哉誠以極困頓中沈思曲折無復爲計然後返之本心求一脫然之道求脫然必先識妄求識妄必先見性至性眞透露則陰陽水火不能移區區境遇又何足以爲累一得之言願足下味之近思錄二冊附上昔人謂此四子書之階梯攝心尋求必有入處它日相見時幸爲履道所得也

積石文集卷九

上昔人謂此四子書之階梯攝心尋求必有入處它日相見時幸爲履道所得也

荅湯正先書

正先足下來書問夫子云未知生焉知死生之道何如死之道又何如程子謂晝夜者死生之道晝夜又何如也蒙謂此子路所不能知夫子所不盡告者蒙烏乎知之而足下又何事遽求知之乎雖然其大略可得言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其始也覓升冕降全而歸之其終也然知生云者非徒欲知其所由生而已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橫渠云存吾順事沒吾安也聖人教學者以盡人道所謂生者自始生至未死之前是也生之道盡人道是也若程子之說祇以氣言之恐非夫子本旨又問孟子求放心說承示卽學問以求

積石文集卷九

重

放心可以疢心學之病學問在求放心所以箴裸學之失義誠當也然此皆補偏救弊之說也道有至中不容兩岐二說果何從乎蒙謂此無疑也卽學問以求放心意重學問然卽善求放心者也學問在求放心意重求放心然卽善學問者也是救心學裸學之偏卽至中也惟爲心學言之而適自蹈於裸學爲裸學言之而適自溺於心學乃爲失中卽如足下前說先求放心而後可學問亦程子教學者先靜坐意苟因人而施亦中道也夫中道豈有一定之外法哉雖然在孟子本旨則學問在求放心耳此又不可不知也中庸尊德性節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朱子屬之存心是矣若盡精微知新之爲知道中庸崇禮之

爲行此乃文義之灼然者則諸儒兼知行之說不可廢今道問學卽尊德性之事自致廣大以下並是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知也極高明而道中庸行也溫故而知新知也敦厚以崇禮行也或疑極高明是知不當屬行然以地位言與中庸相對則無不可屬行也抑故爲所已知有得之本然者有得之致知者程子謂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假於聞見今以致知所得并屬之德性何也蒙竊以德性之知或有蔽正假聞見以發之間見之知既真適得其德性之知之本然者虛齋分別所已知之知不同未是○榕邨語錄云凡學問而知爲良知與致知能者雖由學問中來然得諸己便是德性涵泳所已知爲存心猶莊子以知蒼恬也陽明之學足下謂未敢從之亦不可不知之欲識其入門之法成功之效此亦無它說致良知三字卽其入門之法也不善學之則爲心齋龍谿

積石文彙卷九

善

善學之則爲念臺景逸此其成功之效也良知當以學問致之苟未嘗學問而恃心太過則猖狂妄行卽陽明一生事業自其天才若其論學偏頗亦正由學問功疏故良知亦未盡致足下誠欲致良知且從事於四子六經可也

艸艸奉覆有疑更祈詳示不具之本然善

致知之功

致知之功

致知之功

致知之功

積石文彙卷九終

